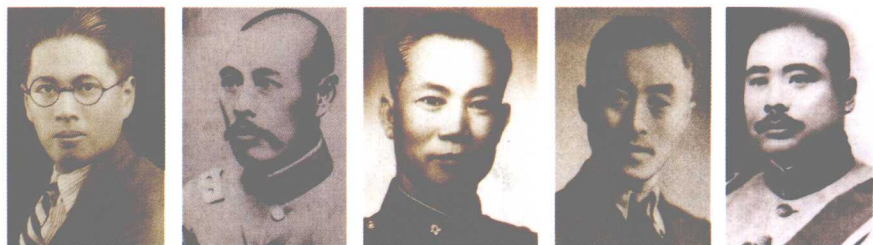


THE CHINESE FACES ON THE COVERS OF

# TIME

## 《时代》上的中国面孔



罗昶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ON THE COVERS OF *TIME*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时代》上的中国面孔 / 罗昶著. —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8  
(时代文丛)  
ISBN 978-7-5617-5582-2

I. 时… II. 罗… III. 名人—生平事迹—中国—1924~2005 IV. K.8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32200 号

## 《时代》上的中国面孔

罗昶 著

---

|       |                                                                                                                             |
|-------|-----------------------------------------------------------------------------------------------------------------------------|
| 总 策 划 | 王仁定                                                                                                                         |
| 项目编辑  | 陈锦文                                                                                                                         |
| 文字编辑  | 李惠明                                                                                                                         |
| 执行编辑  | 蒋 薇 高 飞                                                                                                                     |
| 装帧设计  | 郑卫卫                                                                                                                         |
| 出版发行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 社 址   |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
| 电 话   | 021-62450163 转各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
| 网 址   | <a href="http://www.ecunpress.com.cn">www.ecunpress.com.cn</a> <a href="http://www.hdsdbook.com.cn">www.hdsdbook.com.cn</a> |
| 市 场 部 | 传真 021-62860410 021-62602316                                                                                                |
| 邮购零售  | 电话 021-62869887 021-54340188                                                                                                |
| 印 刷   | 上海印刷技工学校实验工厂                                                                                                                |
| 开 本   | 787x1092mm 16 开                                                                                                             |
| 印 张   | 20                                                                                                                          |
| 字 数   | 259 千字                                                                                                                      |
| 版 次   | 2007 年 10 月第一版                                                                                                              |
| 印 次   | 2007 年 10 月第一次                                                                                                              |
| 印 数   | 1~10000 册                                                                                                                   |
| 书 号   | ISBN 978-7-5617-5582-2/I.385                                                                                                |
| 定 价   | 32.00 元                                                                                                                     |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问题,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 目 录

|                          |     |
|--------------------------|-----|
| 自序                       | 05  |
| 开篇：一本杂志和它的中国史            | 07  |
| 1924：枭雄与乱世               | 11  |
| 1927：变局中的“蒋将军”           | 19  |
| 1928：“基督将军”冯玉祥           | 27  |
| 1930：“中国的佛蒙特人”阎锡山        | 35  |
| 1931、1938：历史伤口中的夫妻秀      | 43  |
| 吊诡六年：变脸中的蒋介石             | 51  |
| 溥仪的1934、1936：日本人操控下的提线木偶 | 61  |
| 1935的汪精卫：蜷曲的鲸须           | 69  |
| 1941：“重庆保卫者”陈诚           | 78  |
| 1943：美国人的宋美龄             | 86  |
| 1944宋子文：三位第一夫人的兄弟        | 94  |
| 1945：又一个关口上的蒋介石          | 102 |
| 1947陈立夫：难堪重任的文化掇客        | 107 |
| 1948年的蒋介石：告别时刻           | 116 |
| 1949：走进西方视野的毛泽东          | 123 |
| 1950：台湾第一年               | 133 |
| 1950：新中国国际场合第一拳          | 141 |
| 周恩来在1951：有色眼镜下的准交战国总理    | 148 |

1954: “这个叫周恩来的是谁?” 155

1955: 一个中国 163

1956: 被扭曲的新生社会主义 171

1958: 疯狂的跃进 179

1959: 第一个十年 187

1961: 饥饿的巨人 196

1963: 孤航? 204

1964: 周恩来的“拆弹之旅” 213

1965: 陈毅打虎 221

1966: “重回窑洞去” 227

1967: 混乱的中国 236

1971: 重返联合国 241

1972: 破冰之旅 246

1975: 周总理最后的登台 251

1976: 是敌是友? 258

1976: 国殇 262

1977: 西方人眼中的江青 267

1978: 启航 273

1979: 蜜月旅行 282

1983: 白修德重访中国 290

1997: 邓小平之后的“下一个中国” 298

2005: 全新视野下的中国全景 305

五彩缤纷亚洲版 311

参考资料 316

图注 318

# 自序

大概没有哪本外国杂志像《时代》这样令中国人瞩目了。也没有哪本外国杂志，其创办者会与中国有着这么深的渊源。直到现在，只要某一期《时代》以中国为封面做了报道，就会引来中国传媒密集的目光。你可以把这看作中国人天性里重视他人对自己评价的一种表现，也可以把这当成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对世界的另一种关注。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一种值得玩味的文化现象——诗意一点表达，就是“我注视着你注视我的目光”。

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也常常不禁莞尔。今天我们再读当年美国人的语气，再看当年美国人的举动，会像一个成人忽然打开了儿时的书包，发现当年同学在自己作业本上的涂鸦。早已不会再生气，笑容中却也禁不住唏嘘。

合上这80多年间的《时代》，忽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20世纪上半叶，图片摄影早已在新闻传播中得到广泛运用。可当年的《时代》上，还是很少用照片做封面，更多的是以绘画形式呈现。到了近些年，数码相机逐渐普及，这时的《时代》仍然不愿直接用照片，而往往是将图像进行数码处理甚至拼接、组合后作为封面——舍弃更客观的新闻图片不用，而是或笔绘，或电脑加工，这大概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本新闻杂志的主观化倾向。

所以，就当作是听故事吧，听别人讲一讲自己过去的故事。既然我们的历史已经清晰，既然我们都知道自己在变得强大，那就让我们更加心平气和一些地听听故事吧！

2007年8月14日 北京



# 开篇：一本杂志和它的中国史

1923年，出生于中国的美国人亨利·卢斯和布里顿·哈登筹资6.8万美元创办了一份新闻周刊——《时代》。该刊的宗旨是要使“忙人”能够充分了解世界大事。它将每周的新闻加以组织和分类，对国内（美国）国际新闻、科学、宗教、商业、教育等领域的报道深入浅出，适合非专业人士阅读。目前，其发行量已达3000万份，是美国影响最大的新闻周刊之一。如此庞大的发行规模背后是更为庞大的受众群体，其观点代表并影响着人们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受众对新闻事件的看法。

创刊至今80余年，《时代》封面上以中国人和事为主题的，大约有60次。这在几千期刊物中所占比例很小，但作为除美国、英国等欧美国家之外的国家，这又并非一个小数目。《时代》对

中国的关注，除了20世纪初以来中国本身在世界格局中越来越凸显的地位外，也与其创办人之一亨利·卢斯的个人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卢斯于1898年4月3日出生在中国山东蓬莱的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卢斯的父亲中文名叫路思义。1897年9月，在新婚3个月 after，路思义与妻子乘船离开美国前往中国山东开始了他们的传教生涯。路思义曾担任过齐鲁大学副校长。后来在燕京大学成立时，他一度是与他同期来到中国的司徒雷登的副手，出任大学副校长。直到1935年夏天最后一次到中国旅游后，路思义才真正离开了他生活了几十年的中国。即使是回到美国后的晚年生活里，路思义也始终没有停止对中国的关注。而这些也直接影响了他的儿子卢斯。

在山东的童年时代，卢斯就是早熟而且做事认真的孩子。5岁时，他就对传教感兴趣，向他的伙伴们布道。1912年秋天，14岁的卢斯回到美国，并于1916年进入父亲的母校耶鲁大学学习。1920年，卢斯毕业后先去英国牛津大学学习了一年，回国后在《芝加哥日报》当记者。不久，转到《巴尔的摩新闻报》工作。在这里他和好朋友也是他学校时代的竞争对手哈登相会——在耶鲁大学时他俩一起主办《耶鲁每日新闻》。

1922年2月，他俩突然辞去报社的工作，前往纽约创办了《时代》新闻周刊。在短短的五六年中，《时代》杂志的发行量达到20多万份。1929年，哈登去世，卢斯单独干下去。20世纪30年代，在《时代》杂志的基础上，卢斯又创办了《幸福》杂志和《生活》画报。到1960年整个公司的营业额达到了2.7亿美元。《时代》当时声称它在美国国内、加拿大及三个国外版的销售总计达300多万份。1964年，卢斯宣布退休，不再当总编辑。到1977年，《时代》的销售量是436万份。

1932年，卢斯曾经重返中国。在上海和南京，卢斯会见了当时国民政府的一些军政要员，并与宋氏家族、蒋介石和孔祥熙等人结下了私人友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卢斯又以私人身份再度访华。1967年2月，卢斯因心脏病发作去世，时年69岁。卢斯虽未在政府中担任职务，却对美国政坛有着巨大的影响，并且是美国新闻史上少有的获得如此巨大成功的人。卢斯的身后，留下了一个庞大的新闻出版集团以及一个美国人与中国历史的传奇故事。

历史的轨迹从来不会因为旁人关注的目光而发生改变，但别人的眼睛往往可以给我们对历史的测量提供另一种向度。《时代》的80余年里，美国人从未停止过从大洋彼岸远眺中国。回顾《时代》周刊封面上那些在不同的文化底色下描绘出的一个个中国面孔，也许可以让我们对自己进行一次与以往不同的回访。

第一个成为《时代》封面人物的中国人是吴佩孚，1924年9月8日，在创刊一年多之后，《时代》选择了这位当

年的风云人物；而在《时代》封面上出现最多的中国人无疑是毛泽东了，对20世纪的整个中国产生影响最大的无疑也正是毛泽东，《时代》把握住了时代的脉动，然而它用来展现这种脉动的，依然带有其固有的意识形态的色彩；蒋介石作为同样在20世纪对中国历史带来重要影响的中国人，也曾多次登上《时代》封面；邓小平是在《时代》封面上出现次数仅次于毛泽东的中国人，而且邓小平曾于1979年和1986年两次被评为年度风云人物；周恩来也曾多次在《时代》封面上出现。另外，登上《时代》封面的中国人还有溥仪、汪精卫、陈诚、宋美龄、陈立夫、宋子文、吴国桢、罗瑞卿、刘少奇、陈毅、林彪、江青等人。

《时代》有美国本土版（主刊），也有亚洲版等各种区域性质的地方版。在《时代》亚洲版上，近年来有更多的中国人登上了封面，这些人主要集中在演艺圈与体育圈，比如章子怡和姚明，一个是电影明星，一个是体育明星。这两人都曾多次登上《时代》亚洲版封面，而这两个名字，也是中国目前

在世界上最广为人知的两个名字。某种意义上，他们已经成为了现代中国在世界上的名片。

事实上，美国普通公众对亚洲地区缺乏了解。乔治敦大学的美国外交史学家南希·特克教授评论说：“美国人头脑里模模糊糊的中国形象成为政府用来解释他们对华政策的工具。”与此相对照，美国老百姓对自己国家的形象倒有一个清晰的认识：美国担当着普济众生的特殊使命，希望其他民族共享美国的价值观、过美国人的生活。正因为如此，当冷战初期中国倒向苏联时，美国国内普遍存有一种遭到“背叛”的愤怒，随之而来的是对中国的恐惧和疑惑，他们用“狂热”“非理性”来形容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政治状况。

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的改革开放使美国人看到了中国融入西方世界的“希望”，然而与此同时，一个日趋强盛的中国又令美国政府深感不安。正如亨利·卢斯基金会副主席特瑞·罗兹所言，美国人对中国的感情是一个爱恨交织的历史循环，“我们对中国的

态度是充满矛盾的。当中国国力衰弱、疆土分裂时，中国在美国的形象往往比较正面，但是当中国强大起来并开始具备外向发展的潜力时，中国在美国的形象则趋于负面。”特瑞进一步指出，美国人对中国的这种不确定的、自相矛盾的看法将深刻影响到日后中美关系的发展。

正是美国大众和政府对中国这种爱恨交织的态度，及其背后深刻的社会、历史、意识形态根源，造成了《时代》对中国的相关政治报道始终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偏见和误解。国务院新闻办前主任赵启正曾经在接受西方记者采访时这样说：“我们希望媒体介绍给世界的是一个真实的中国，解读她的进步、问题和缺点。……某些国外记者对中国的报道是一面之词，扩大缺点，或者报道虚假新闻，误导受众，相信谣传并寻找‘事实’来支撑先入为主的假设。”赵启正的话很能反映《时代》某些报道存在的问题。通过《时代》关于中国的报道案例来解读《时代》周刊的报道倾向特点，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现在西方依然对中国的认识存在

一定的偏见，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中国在西方国家形象是“发展的但可能是麻烦的”。

《时代》周刊至今已有80余年的历史。《时代》对中国的叙述，永远是基于西方人自己的语言；《时代》对中国的描绘，至今也还是用着美国人自己的画笔和油彩。但是透过80余年的历史，我们很欣慰地看到，世界在变，中国在变，中国与世界开始了越来越多的对话，开始在彼此适应中逐渐接纳对方。80余年前的中国，军阀混战，兵荒马乱，一场国家和社会的巨变正在酝酿；80余年后的中国，每个人都能够拥有自己的梦想，中国人第一次离民族复兴的目标如此接近。透过那一张张封面上的中国面孔来梳理我们自己的历史，有些人早已谢幕，有些人却已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的记忆，有些故事变得鲜活了，定格画面在记忆的闪回中给了我们新的思索。

这是一个丝毫不缺乏“大人物”“大事件”的故事，这是一个对话体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我们与世界彼此注视。

## 1924：枭雄与乱世

这是一个让今天的我们觉得迷惑的开头：80多年前的1924年9月8日，一个只在美国本土发行的新闻周刊，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在我们的历史课本上只有寥寥几行字的军阀作为封面人物？大概吴佩孚自己也不曾想到，他会以这样一种出场方式，让我们从外国人的视角再次审视他的一生。

回到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吴佩孚”这三个字却是无法抹去的，报章上隔三岔五地就会出现这个名字，何等风光。那是吴佩孚人生的鼎盛时期。作为第一个登上《时代》封面的中国人，吴佩孚在1924年9月8日的《时代》上被称呼为“吴大将军”。吴佩孚长于治军，所率部队训练有素，纪律严明，

曾因一战胜皖、再战胜奉而被称为“常胜将军”。美国的《星报》也称其为“中国军阀的巨魁”。

在那篇仅有900多字的名为《战争？》的《时代》封面文章中，吴佩孚被形容为“中国最有军事头脑的人”。文章作者对中国的时局进行了现在看来略显简短的报道。1924年的中国，军阀混战，群雄割据，有人复辟之心不死，有人试图统一，有新生的力量正在勃发，也有旧的势力扯虎皮做大旗。这一年的吴佩孚，五十知天命。五十寿辰时，各地的军政要人和文化名人、各国驻华使馆的武官云集洛阳，废帝溥仪也派出其“摄政王”前来祝贺，连康有为也大拍马屁，献寿联云：“牧野鹰扬，



1949年10月1日，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大典，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向全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01

|   |   |   |   |
|---|---|---|---|
| 1 | 2 | 3 | 4 |
| 5 | 6 | 7 |   |

百岁功勋方半渡。洛阳虎居，八方风雨会中州。”吹捧他“吴大帅”叱咤风云的气概，期待他更壮观的未来。——这样的一个中国，和在这样的中国里显赫一时的吴佩孚，又岂是《时代》那篇幅仅900多字的文章能够说清楚的？

吴佩孚的一生，足可以被称作“传奇的一生”。1874年，吴佩孚出生在山东蓬莱。从小在私塾熟读诗书文章的他，在22岁时以院试第27名考中秀才。后来因为得罪了官府要人，被迫离家逃到北京。初到北京城，吴佩孚生活无着，竟然在大栅栏附近占卦算命，就那样成天在马路边喝着呼呼猎猎的北风，说着渺渺茫茫的鬼话，以此维持生计。吴佩孚也明白，这种日子不是他的归宿。乱世之中，再妙的笔也写不出个前程来，唯有行伍之中，才能走出枭雄。1898年，在一位同乡的鼓动下，早已“投笔”的吴佩孚终于“从戎”。

1904年，一场两个国家在第三国领土上进行的荒唐战争——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爆发。吴佩孚被派任日方间谍，化装成挑夫小贩，冒险混入俄军地盘刺探情报，立了大功。吴的敢

做敢为被北洋军阀头子曹锟看上，两年后他当上了管带，相当于今天的营长。在护国讨袁运动中，吴佩孚随营入川镇压蔡锷领导的云南护国军。1917年7月，又在讨伐张勋复辟的战争中任讨逆军西路先锋。同年，孙中山组成护法军政府，段祺瑞派曹锟、张怀芝带兵南下讨伐，吴任第三师代理师长兼前敌总指挥。十几年的军阀混战，吴佩孚大有“斩获”，不久就拥兵数十万，被封为“孚威上将军”，盘踞洛阳，控制河北、河南、山东、湖北、湖南等省，遥控着北京的曹锟政府，成了当时实力最强的军阀。

在那个山头林立、派系纵横的年代，美国人的视线跃过纷杂的军政权威，只在吴佩孚身上停留了一下。这大概不仅仅是因为吴佩孚能征善战，雄踞中国半壁江山，吴的清廉为政、民主作风、把华盛顿视为人生楷模，大概也是美国人对其另眼相看的重要原因。总之，在美国人眼里，吴佩孚是军阀中的另类，与响匪出身的张作霖、布贩出身的曹锟皆不同，吴佩孚身上有着让美国人欣赏的魅力。

单看看吴佩孚批示过的公文，就有不少值得说道的逸事。一次，曾在别处为官但声名狼藉的某先生，托关系欲到吴佩孚主政的河南谋个官职。报告呈上，吴佩孚当即批曰：“豫民何辜？”——俺河南老百姓有什么过错，竟要这样的人来当官，承受因他当官而带来的祸害？——言简意赅，义正辞严。又一次，某“下岗”军佐，获悉吴佩孚帐下有一旅长位缺，毛遂自荐，空谈理想抱负，自荐书最后写到愿在辅佐吴佩孚成功后“退居故里，植树造林，福泽桑梓”云云。吴佩孚批示：“且先种树。”短短四字，直叫那夸夸其谈者哑口无言。

吴佩孚为人的信条是：“不贪财，不好色，不纳妾，不嫖娼。”在女色这一点上，当时似他这等权贵人物，袁世凯也好，曹錕也好，张作霖也好，一个个都是三妻四妾。而吴佩孚，却自始至终，只有一个结发的老妻张佩兰相伴，从不拈花惹草。据说，当年德国驻华公使的千金露娜小姐正值妙龄，对吴佩孚无限仰慕，相思无门，便径直写信向吴佩孚求婚。吴佩孚不识德文，吩咐秘

书译出呈上，那情书便成了公函。吴佩孚在那公函上照惯例挥毫阅示——“老妻尚在”，断然拒绝了这桩婚事。

北洋军人多不读书，所以，吴的秀才出身就成了很让人羡慕的履历。吴佩孚会写诗、绘画，字也写得颇好，因此有“儒将”之誉，他也常以此自豪。美国史学家费正清显然也看重这个北洋军人的文化背景，干脆称吴为“学者军阀”。上马指挥千军万马，下马读书写字画画的吴佩孚，熟读《易经》、《春秋》。50岁前后，在吴的鼎盛时期，他军中的军歌歌词正是由他自己填的一阕《满江红·登蓬莱阁》。

然而就在这位“秀才变成兵”的“儒将”身上，历史也不忘向我们展示它对人性复杂的深刻理解。一方面，是大家熟悉的故事：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为了争取自由、人权而举行大罢工，吴佩孚下令进行残酷镇压，制造了著名的“二七大惨案”。在这之前的两年，与湘军作战的吴佩孚更是下令掘开赣州的长江大堤，致使许多无辜百姓葬身鱼腹——这些都是吴佩孚在历史上写下的最黑一页。同样是在吴佩孚

身上，有鲜为人知的另一方面，是他曾经支持五四运动，曾经通电保护故宫，更在晚年坚决拒绝与日本人合作。

1919年5月4日，北京的大学生们走上街头，要求政府拒签出让青岛的《巴黎和约》，游行途中示威者捣毁并焚烧了卖国官员的私宅。军警逮捕了30来个“暴徒”。不曾想，却于次日激起全国范围的抗议浪潮。呼吁拒签的，多是知识阶层和一般民众，而在统治集团内部，因为担心危及与西方列强的关系，大都主张接受这一条约。就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仅是区区一个遥踞湖南衡山的师长吴佩孚，却在1919年5月9日公开越过好多级，直接通电大总统徐世昌：“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仆后继，民草击钟，经卵投石，……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可有原！”一纸电文搅扰了中国政坛上的死水。

那一场爱国运动的胜利，是庶民的胜利，知识阶层的胜利。但其中，吴佩孚作为军界要员的振臂一呼，其态度对那些手握重兵把守各地的督军、

省长们的影响力，在这场运动中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据说，焦虑中的大总统徐世昌就曾叮嘱手下人：吴佩孚的态度不可不考虑。

20世纪20年代，忙于征战的吴佩孚还做了一件无关军政、功在千秋的义事——我们中华民族引为自豪的故宫得以保全，竟也与吴佩孚的一声断喝有关。若不是他旗帜鲜明的反对，紫禁城里最精华的部分——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这三大殿——恐怕早被所谓的西式议会大厦所取代。那时，挤在宣武门内象房桥国会厅（现为新华社内部小会场）里争吵不休的参议员和众议员们昏了头，竟要拆除紫禁城三大殿，在其废墟上另建议会大厦。身居洛阳的吴大帅惊闻此讯，立马直接把一封电报拍给了大总统、总理、内务总长、财政总长四位，而偏偏不给当事者——参众两院院长。电文依然是掷地有声的吴氏风格：“……何忍以数百年之故宫供数人中饱之资乎？务希毅力惟一保存此大地百国之瑰宝……”各报刊登载了吴佩孚的电文后，颂扬吴帅之声鹊起，抨击国会之议潮涌，